

经典作家如是说系列

经典作家谈

# 命与命运

刘文荣 主编



文匯出版社



经典作家如是说系列

经典作家谈

# 命与命运

刘文荣 主编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作家谈命与命运 / 刘文荣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96-1760-9

I. ①经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7959 号

---

经典作家谈命与命运

主 编 / 刘文荣
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
封面装帧 / 陆震伟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135 千字

印 张 / 6.5

ISBN 978-7-5496-1760-9

定 价 / 25.00 元

# 前言

何为命运？命运可知吗？若可知，可不可以改变？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谈论的问题。在古代，命运被认为是“神意”（如古希腊人）或者“天意”（如古代中国人）；既然是“神意”或者“天意”，那就是不可知而不可改变的<sup>①</sup>。不过，自近代以来，随着科学的兴起，人们渐渐对命运有所了解了。那就是遗传与环境。实际上，遗传就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“命”；环境就是在某时或某事上影响一个人的“运”——前者和父母（及其祖先）有关，后者和周围的一切（主要是其他人）有关。那么，人们对命运有所了解，是不是意味着命运就此可以改变？对此，有人乐观，有人悲观。乐观派认为，只要对遗传与环境有足够的认识，人是可以掌控自身命运的；悲观派则认为，遗传与环境就如两个无底洞，即便你在洞口，也看不到洞底，所以人是不可能战

---

<sup>①</sup> 古代有占卜和算命，都旨在知晓（乃至改变）命运，但那不过是古人的想象而已，仅有一点心理上的安慰作用。实际上，无论是古希腊人，还是古代中国人，大凡都是宿命论者，相信命运是难以改变的。

胜命运的。在这方面，乐观派的理想主义和悲观派的现实主义各说其词，而且各有拥趸，至今难分伯仲。本书所选 23 篇出自中外经典作家之手的文章，就旨在展示这方面的情况。

当然，这些文章不仅对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或者参考价值，更是极好的读物，因为它们不仅有思想，而且有个性、有趣味，读来不仅使人受益，还令人愉悦，即便是普通读者，也值得一读。

本书分为两个部分，即“外国篇”和“中国篇”。在第一部分“外国篇”里，选入了 13 位外国作家的相关文章。这些作家均为历代名人大家，如古希腊三圣之一的亚里士多德、古罗马悲剧大师塞涅卡、16 世纪思想家马基雅维利、蒙田和培根、18 世纪大学者亚当·斯密、19 世纪哲学家叔本华和爱默生、小说家霍桑，以及 20 世纪诺奖得主、剧作家梅特林克，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宗教家池田大作等。这些著名人物虽属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，个性与风格也各不相同，但却汇聚于此，谈论同一个话题——命与命运。

粗看之下，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门的，因为时间相隔那么长，国家又那么多（有法国的、有英国的、有德国的、有美国的，还有日本的）；其实并非如此。因为从 16 世纪文艺复兴到 20 世纪（乃至今天），西方文化一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，即：广义的理性主义。也就是说，从 16 世纪的马基雅维利、蒙田和培根，到 19 世纪的叔本华和爱默生，再到 20 世纪的梅特林克和汤因比，西方思想家几乎全都一脉相承地遵循着理性主义原则。尽管 19 世纪上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先后出现过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，但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中坚，尤其是在

思想界（文艺界或许有所不同）——这只要从科学在这两百年间的发展即可看出，因为科学就是理性主义的代表。所以，把蒙田的随笔、叔本华的论文、梅特林克的散文放在一起看，并不会使人觉得有很大的时代隔阂。

换言之，关于命与命运，可以概括地说，所有这些西方作家都在谈论这样一些问题：什么是个人命运？什么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？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之间有何关系？如何看待个人命运？如何看待国家命运？如果说命运不可抗拒，那么人还有没有自由？人类智慧能不能战胜命运？如此等等。

在第二部分“中国篇”里，选入的9位作家，既有古代大儒文豪，如王充、苏轼等，又有近现代名家学者，如王国维、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等。

我们知道，中国古代盛行“德运论”，即认为命运是由德行决定的：有德之人必有好运，无德之人必遭厄运，即所谓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。其实，不仅中国古代如此，西方古代（古希腊和古罗马）也大抵如此。这从本书所选亚里士多德《论幸运与幸福》一文和塞涅卡《论命运》一文中即可看出。所不同的是，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“绝对”宿命论者，而中国古人则多半是“相对”宿命论者。因为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来，个人的生性善恶是不可变的，所以个人的命运也不可变，完全由“自然”（亚里士多德语）或者“神”（塞涅卡语）先天预定；而在中国古人看来，多数人的善恶是可变的，只有少数特别善和特别恶的人不会变（孔子曰：“中人可以上下，而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），所以多数人的命运也是可变的，并非先天预定。

不过，就如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“绝对”宿命论自16世

纪后被多数西方人抛弃，中国古人的“相对”宿命论，自20世纪初、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（20世纪20年代前后），也屡屡遭到学界的质疑。原因是，当时的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理性主义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视命运为遗传与环境，是可以从遗传学、生物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方面加以考察的，并非神秘兮兮。在他们看来，古人的宿命论，或许是因为幼稚（即对宇宙因果律的无知），或许是出于现实目的（如维护等级制度）。这方面的情况，从本书所选王国维、鲁迅、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的文章中即可看出。

总之，关于命与命运，概括地说，中国人自古以来谈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：生死寿夭、贵贱贫富，是否命中注定？善人恶人，是否生来就是？行善积德，是否定有好报？吃素破财，能否消灾避祸？烧香拜佛，能否时来运转？家运国运，能否掐指推算？如此等等。

以上是关于本书的一个大概说明，对有些读者来说或许是多余的。但对有些读者来说，或许是有用的。

刘文荣

2016年2月于上海

# 目录

## · 外国篇

[古希腊] 亚里士多德

论幸运与幸福 3

[古罗马] 塞涅卡

论命运 7

[意大利] 尼可洛·马基雅维利

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

力量和怎样面对 12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

命运的安排往往与理性不谋

而合 17

[英] 弗朗西斯·培根

论幸运 22

[英] 亚当·斯密

论命运对人类情感的影响

25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[德] 阿尔图尔·叔本华         |    |
| 对个人命运的目的性所作的<br>超验思考 | 47 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[美] 拉尔夫·爱默生 |    |
| 命运与自由       | 78 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[美] 纳撒尼尔·霍桑 |    |
| 冥冥中的命运之神    | 89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[比利时] 莫里斯·梅特林克 |    |
| 智慧与命运          | 95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[法] 阿兰 |     |
| 关于命运   | 113 |

|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|--|
| [英] 阿诺德·汤因比 |  |
|-------------|--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[日] 池田大作 |     |
| 关于人的命运   | 117 |

## · 中国篇

|    |     |
|----|-----|
| 王充 |     |
| 命禄 | 131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苏轼   |     |
| 三槐堂铭 | 145 |

刘伯温

司马季主论卜 149

王国维

原命 152

鲁迅

运命（一） 159

运命（二） 162

周作人

关于命运 165

关于命运之二 173

林语堂

中国人的命运主义 182

冯友兰

论命运 185

苏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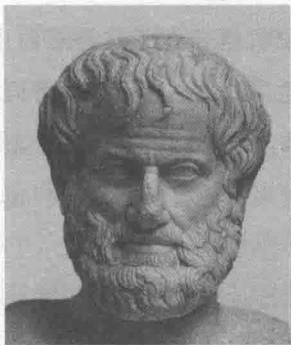
论红颜薄命 190

## 外国篇



# 论幸运与幸福

[古希腊] 亚里士多德



亚里士多德 (Aristotle 前 384—前 322)，古希腊哲学家，主要著作有《形而上学》《伦理学》《政治学》《物理学》《诗学》和《工具论》等。

本文节选自《大伦理学》（载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第八卷），题目系编者所加。

在这里，亚里士多德要论证的论点是：“如果没有靠运气抓住的外在的好东西，幸福是不可能的。”那么，“外在的好东西”是什么？源于何处？简单地说就是，他认为和幸运有关的，既不是“机遇”（即“碰巧”），也不是“思想或理性”（即思考的结果），也不是“神佑和神意”（因为神也降祸于人），而是“自然”。也就是，有些人天生具有某种“非理性的自然本性”；基于这种“本性”，他们天生就有“善的冲动”。这种天生的“善的冲动”，就是“外在的好东西”。所以，在他看来，所谓“幸运”，就是“有幸”生来就有善性，而生来就有善性之人（即幸运之人），就是幸福之人。

这虽说和中国传统的“德福论”（有德即有福）很相似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幸运的探讨——古希腊式的、思辨的、理性的。这是西方哲学的开端。

既然我们论证的主题是幸福，那么，接下来，我们就应该讨论幸运。因为许多人都认为，幸福的生活就是幸运，如无幸运，便无幸福。这种观点或许是正确的。因为如果没有靠运气抓住的外在的好东西，幸福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说明幸运，一般地讨论谁是幸运者，它存在于什么中，又相关于什么。

首先，有人或许会通过下面的考察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。因为人们不应把机遇说成是自然的。因为以自然为其原因的东西，多半会或者总是会产生出来，但机遇却不是这样，它的结果是无规律的、碰巧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说机遇存在于这类东西中。我们也不能把机遇当成某种思想或理性。因为在这里，两者同样有规律和总是如此的必然性，但机遇却没有必然性。因此，愈有思想和理性的地方，就愈无机遇；反过来，愈有机遇之处，也就愈无思想。

那么，幸运是否指某种神佑呢？不应该这样认为。因为假如我们把神认作是这种东西的主宰者，神依据价值来分派善和恶，那么，机遇及源于机遇的东西就真会是按照机遇而生成的了。如果我们把这种东西分派给神，就使神成了坏的或不公正的判定者。而这是不适于神的。但是，除了这些之外，人们又不可能将机遇归源于其他东西。所以显然，它必定是上述三者<sup>①</sup>之一。思想、理性和知识似乎完全与它不相干。但是，神佑和神意也不应被认为是幸运，因为它也出现在恶中，虽然神不可能庇护恶。那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上述三者”是在前文中提到的，即：（1）思想或理性、（2）神佑和神意、（3）自然。——编者注

么，剩下来的自然，就和幸运最有关系了。

幸运和机遇出现在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场合中，在那里，我们没有支配权，也不能行动。正因如此，没有一个人把公正者（作为公正者而言）、勇敢者或基于德性的其他人说成是幸运的；因为具有或不具有这些性质，取决于我们自己。但是，在诸如下面的这些事情上，我们更适于说是幸运的。例如，我们把有好的生日的人说成幸运，一般而言，凡是具有这类不由自己支配的好事情的人，都是幸运儿。

但是，即使是此处的这种情形，也不是幸运一词的严格含义。“幸运”有多层意思。因为对在自己意料之外完成某种善行的人，我们称之为幸运，对基于理性本以为要失去但却获得的人，我们也说成是幸运。那么，幸运存在于意料外的某种善的获得中，也存在于预料内的某种恶的避免中。但是，幸运似乎更加适于用在善的获得中。因为善的获得似乎是基于本性的幸运，而恶的避免则是基于偶性的幸运。

幸运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然本性。因为幸运者是这样的人：他对善有着非理性指导的冲动，并且要得到它们，而这就是源于本性的。因为在灵魂中，内在具有这类东西，它迫使我们非理性指导地朝向我们具有的好东西。假如有人问具有这种情形的人：“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做？”他会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它使我愿意。”那些靠神灵感应激动起来的人，也有类似的情感；因为他们也有非理性指导的、想做什么事的冲动。

我们没有合适的、专用的词来称谓幸运，但我们经常把它叫作原因，虽然原因与这个词没多大关系。原因与它的结果是不同

的，我们称为原因的东西并无获得善的冲动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才是恶的避免或善的获得（在并没想到要获得善时）的原因。这样的幸运与前面所述是不同的，它似乎是从事情的变更中出现的，而且，是基于偶然的幸运。所以，如果这样的情形也叫作幸运的话，那么，就与幸福的关系而言，另一类就更适于幸运，因为在那里，获得善的冲动的根源，就在他自身之中。

既然无外在的善，就无幸福，而外在的善，又源于幸运；那么，就正如我们已说过的，幸运应与幸福同在。

徐开来 译



# 论命运

[古罗马] 塞涅卡



塞涅卡 (Licius Annaeus Seneca 前4—65)，古罗马哲学家、悲剧作家，曾做过罗马皇帝尼禄的教师，重要作品有悲剧《疯狂的赫拉克勒斯》《特洛伊妇女》和《腓尼基少女》等。

本文选自塞涅卡《书信集》(中译本名《面包里的幸福人生》)，题目系原编者所加。

塞涅卡是斯多葛派哲学家。所谓“斯多葛派哲学”，和中国的儒家哲学颇有几分相似，即相信：顺从天命、安分守己、恬淡寡欲，可得人生幸福；反之，则祸哉祸哉。这从本文中即可看出。本文是塞涅卡写给朋友的一封信，信中用各种事情反复说明：“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”，因为这是“神的意志”，我们无法抗拒，甚至都不应该抱怨；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毫无怨言地服从神，并要有一颗“已把自己交给了命运的心灵”。

你的道德洞察力到哪里去了？你的敏锐直觉到哪里去了？你的豁达大度又到哪里去了？你对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到不安？